

# 美国学者关于当代外来移民对经济和 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述评

欧阳贞诚

**内容提要** 自 1965 年美国的移民政策改革之后,入境的外来移民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关注。关于新移民潮对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正负面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从分析 20 世纪末以来的新移民潮入手,继而对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的论争焦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进行简要评介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

**关键词** 美国 移民 经济影响 劳动力市场

外来移民是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持久现象,长期吸引着美国学者的密切关注。毫无疑问,从美国的创建到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战后特别是 60 年代起,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规模巨大的外来移民潮,新移民在数量、民族来源、类别与就业技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于是,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究竟产生何等影响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及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数不胜数。比较之下,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较少。本文试从阐述新移民潮的特征及美国社会各方反应入手,进而对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理论与研究方法加以简要评析。

## 一、战后新移民潮及引发的关注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及其后代组成的国家,外来移民潮贯穿其全部历史进程。截至 2004 年,在 2.88 亿美国人当中,有 3400 万是在外国出生的,比例高达 12%;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平均每 7 个工人中,就有一个为外国出生者。但是,在美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外来移民潮各有不同特点。自战后以

---

相关成果见梁茂信:《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兼论中美学者的观点》,《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应世昌:《美国的移民政策和国外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经济研究》1994 年第 1 期;陈奕平:《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特征及影响分析》,《世界民族》2004 年第 5 期。其他许多研究对当代移民的经济影响只是稍有涉及,在此不一一列述。国会预算局:《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Role of Immigrant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2005 年 11 月, <http://www.cbo.gov/ftpdocs/68xx/doc6853/11-10-Immigration.pdf>, 2005 年 12 月 21 日。

来,特别是1965年移民法颁布后,美国进入一个全新的移民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高潮,移民在总数量、民族来源、类别等结构性特征方面,均呈现前所未有的转变。

首先,在数量上,外来移民再创美国历史新高。据统计,在1820—2004年间,在册的入境移民共达6986.95万。然而,在1960—2004年的40余年里,美国接收的合法移民达2802.85万,超过了第一次移民高峰期1880—1930年间的2757.26万。此外,如果以10年为单位,则以1991—2000年间的移民数量为历史最高水平,达909.54万,高于首次移民潮中1901—1910年间的879.54万;如果从单个年份来看,其中以1991年为历史新高,达182.72万,也高于此前最高年份1907年的128.53万。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潮的统计数字中并未包括非法移民,若将非法移民计算在内,其各项数据更会向上攀升。

其次,移民的主要来源地由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地区,转变为拉美及亚洲等第三世界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7.7%以上的移民仍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但到80年代,仅有12%的合法移民来自上述地区,几乎85%的移民来自亚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从移民来源国来看,在50年代,在移民来源最多的五个国家中,欧洲占了三个: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另两个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到90年代,在移民最多的前十个国家中,欧洲仅有波兰和爱尔兰,相反,墨西哥却升至首位,其次是菲律宾、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国。

再次,移民的类别开始多样化,亲属移民及难民等开始增多,其中以寻求家庭团聚的亲属移民为主。例如,在2001年的106.4万移民中,亲属移民为67.6万,占63.3%;在2002年的106万移民中,亲属移民达67.4万,占63.3%;在2003年的70.6万中,该类移民达49.2万,占69.7%。不仅如此,非法移民问题也尤为突出。尽管非法移民涉及问题十分庞杂,美国也缺少相应的统计数字,但从一些组织机构的相关预测中足可窥探一斑。根据移民归化局的估计,非法移民在1990年为350万,到2000年1月上升至700万;人口普查局在2000年提供的估计数字为870万;而城市研究院则认为,到2002年3月,非法移民为930万。

另外,从教育、技能水平方面来看,相对于美国本土人而言,外来移民在整体上较为落后。根据美国1990年人口统计,26%的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人口不足9年教育;而人口普查局2000年3月的当前人口报告显示,此类别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仍高达22.2%,相比之下本土人口仅为4.7%。同样,由于移民的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从事体力劳动者和无正式职业者较多,因而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移民中贫困和失业者比例较高,依赖福利的现象也日趋明显。

移民统计局:《2004年移民统计年鉴》(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4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第5页,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yearbook/2004/Yearbook2004.pdf>, 2007年8月29日。

弗兰克·D·比恩、史蒂芬妮·贝尔-罗斯:《移民与机遇:美国的种族、族裔和就业》(Frank D. Bean and Stephanie Bell-Rose, *Immigration and Opportunity: Race, Ethnicity, and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99年版,第7页。

詹姆斯·P·史密斯、巴里·埃德蒙斯顿编:《新美国人:移民的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James P. Smith and Barry Edmonston, ed., *The New Americans: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华盛顿特区1997年版,第28页。

国会预算局:《移民人口介绍》(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 Description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2004年11月, <http://www.cbo.gov/ftpdocs/60xx/doc6019/11-23-Immigrant.pdf>, 2007年4月10日。

玛利亚·A·帕迪利亚:《墨西哥移民劳动力对美国的影响》(Maria A. Padilla, "Impact of the Mexican Immigrant Labor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http://www1.appstate.edu/~stefanov/studen2002.pdf>, 2006年2月10日。

参见陈奕平:《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特征及影响分析》,《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

当代移民的新变化再度激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引发了新一轮争论。虽然自殖民地时代起,关于移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影响的论争就从未平息,但由于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直接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关这一话题的辩论最多、参与的人最众、辩论的时期也最长。当然,对于过去移民的经济影响,美国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于1965年以来的新移民,社会各界反应不一,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抒己见,争执不休。

美国民众及舆论普遍对移民持反对态度,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大量技能落后的亲属移民以及难民、非法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经济的消极作用更为明显。根据全国民意测验报道,1965年仅33%的测试者认为移民数量应当削减,1977年该比例上升到42%,1986年为49%,到1993年高达65%。在政界及科学界,持反对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像加州前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也认为移民消耗巨额的社会福利,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移民并未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1995年的一份调查中,82%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有利或稍微有利,此外,在采访对象中,60%—70%认为新移民有着老移民同样积极的经济影响,近40%认为合法移民数量应该增加,而仅20%认为应该减少。

尽管关于移民经济影响的争论持续进行,但核心问题仍集中于如下两点:(一)作为廉价劳动力,移民是否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导致竞争加剧甚至失业?(二)移民是否过多地依赖社会福利,从而加剧美国人的经济负担?相关争论长期困扰着美国多数民众。当美国经济健康运行时,相关质疑暂趋平静;当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之时,这些争执又会被再度激起,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美国政府对当代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给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90年,国会创立了一个由两党组成的移民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5年要求全国研究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负责召集一个专家组,来探讨移民的人口、经济及财政影响。于是,来自经济学、人口学与社会学等领域的12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两部著作也成为研究移民经济影响的重要参考著作。而作为总统的经济智囊机构,经济顾问委员会也对移民问题保持着密切关注。例如,该委员会在1986年、2005年、2007年等年度递交的总统经济报告中,都有专门章节来阐述移民问题。此外,国会预算局、国土安全部、美国劳工部等许多部门,也就移民的经济影响刊发过大量的研究报告。

其他许多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也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像1985年成立的移民研究中心

---

钱皓:《美国移民大辩论历史透视》,《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尼古拉斯·米尔斯编:《移民论争:关于美国面貌变化的辩论》(Nicolaus Mills, ed., *Arguing Immigration: The Debate over the Changing Face of America*),纽约1994年版,第31页。

尼古拉斯·卡帕尔迪编:《移民问题的辩论》(Nicholas Capaldi, ed., *Immigration: Debating the Issues*),纽约1997年版,第172页。

弗朗西斯科·L·里维拉-巴蒂茨:《移民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的部门与区域影响》(Francisco L. Rivera-Batiz,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Sectoral and Regional Effects in the U. S."),1997年12月, <http://www.columbia.edu/~flr9/immig.pdf>, 2006年6月10日。

即詹姆斯·P·史密斯、巴里·埃德蒙斯顿主编的《新美国人:移民的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与《移民的争论:关于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的研究》(*The Immigration Debate: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华盛顿特区1998年版。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2001年成立的皮优西裔中心(the Pew Hispanic Center)等从事移民和西裔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诸如城市研究院(The Urban Institute)、布鲁金斯研究会、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等非专门的移民研究组织,都对移民的经济影响做了大量研究。另外,以《国际移民评论》为代表的相关杂志,每年发表大量的研究文章;其他一些地方性报刊等,也都有过广泛的探讨,在此不一而足。

## 二、研究的若干焦点问题

1994年,美国学者小弗农·布里格斯与史蒂芬·莫尔在其合著的《依旧门户洞开?》中,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就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阐述。该著是一部当代美国学界关于移民论争的生动写照,为读者勾勒了相关争论的清晰框架。在此,笔者仅从如下几个角度,对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进行归纳评述。

(一)战后新移民的教育、技能水平与经济同化 研究移民的经济影响,不能不关注移民群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教育及劳动技能等相关因素。许多学者认为,战后来自亚洲、拉美等地区的移民与早期欧洲移民相比,其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都明显下降,人力资本的匮乏,决定了他们必然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者对此看法提出质疑。朱利安·L·西蒙认为,新移民存在质量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许多低素质者,也存在大量高学历、高技能水平者,如从事专业技术职业者比例还高于本土美国人。朱利安·R·贝茨和马格努斯·洛夫斯特罗姆通过对1970—1990年间移民群体的研究指出,相对于本土工人而言,移民的教育水平的确有所下降,根本原因是其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低于本土美国人。但从绝对意义而言,移民的教育程度却在不断提高,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例,甚至高于本土美国人。此外,移民在美国的时间越长,其整体教育程度会越接近于本土美国人。同样,著名移民专家乔治·J·博加斯也对移民教育程度的相对与绝对变动趋势做了深入探讨。

在移民的经济同化方面,经济学家巴里·奇斯威克的移民“年龄——收入”理论广为学界引用。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统计,奇斯威克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移民的收入进行比较后指出,刚到达美国的移民,由于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比本土工人低17%,但在入境的15年后,其收入将赶上本土工人,30年后甚至高出本土工人11%。该理论的依据是,移民作为较有进取心的群体,随着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他们逐渐掌握了许多劳动力市场必需的技能,如语言、工作经验等,不断促进自身

---

小弗农·M·布里格斯、史蒂芬·莫尔:《依旧门户洞开?——美国的移民政策与经济》(Vernon M. Briggs, Jr and Stephen More, *Still an Open Door? U. 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华盛顿特区1994年版。

朱利安·L·西蒙:《移民的经济后果》(Julian L. Sim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89年版,第38页。

乔治·J·博加斯编:《移民经济学的相关问题》(George J. Borjas, ed.,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15页。

乔治·J·博加斯:《朋友还是陌生客:移民对美国的影响》(George J. Borjas,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 U. S. Economy*),纽约1990年版,第45—46页。

素质的提高,因此其收入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长。

但是,这一理论也遭到其他学者的驳斥。博加斯在《移民经济学》中指出,奇斯威克的研究方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后者仅通过对1970年时不同年龄段的移民群体(如25—35岁、35—44岁以及45—54岁)之间的收入进行比较,简单得出移民收入随着在美国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的结论。博加斯认为,由于移民群体自身及时代背景的改变,新移民与20年前的移民有很大区别,不能以早期移民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经历来预测新移民的未来收入趋势。他通过对具体时期(如1965—1969年间)入境的某一年龄段(如25—34岁)的移民在其后20年间的收入变化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奇斯威克高估了移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战后以来任何一支新移民群体,都经历了相对缓慢的工资增长,而且移民相对技能、教育程度的下降,也导致了其工资呈总体下降趋势。

语言的掌握对于移民的经济同化有着重要意义。谢里·A·克萨齐指出,对于某些移民工人而言,不会说英语既可能降低收入,也可能丧失职业流动的机会,并且通常位于职业阶梯的底层。其中,语言对西裔的影响比亚裔更为明显。得克萨斯大学泛美分校2002年的一份研究也表明,英语的熟练程度对于移民企业家的收入同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移民的族裔来源、社区与其经济同化状况也有着密切联系。博加斯指出,不同民族来源的移民的不同教育、技能水平和工资起点,以及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差异程度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同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在1970年代末期到达的英国移民,其收入在10年内增长了27%,而同期的葡萄牙移民增长了10%,老挝移民却下降了5%。此外,他也指出,移民社区不利于移民的经济同化。如果移民群体不存在居住隔离,其在美国最初10年内的工资会额外增长16%。移民在社区内的聚居减弱了他们学习英语及其他劳动力市场技能的动力,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存在恶性循环的可能。

(二)关于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影响 长期以来,关于外来移民是否在劳动力市场中取代本土工人,造成工资下降或失业的问题,美国学者展开了热烈探讨。早在1953年,伯纳德(Bernard)对移民影响本土工人就业的说法表示质疑:“最为持久和反复出现的谬论之一就是,移民抢夺了美国人的工作。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任何经济只存在固定数量的职业,并且任何新来者都威胁了原定居者的工作。”雷蒙德·J·基廷的观点则与前者遥相呼应:“经济并非一个被相互竞争的个人或群体所

---

巴里·R·奇斯威克:《美国化对外国出生男性收入的影响》(Barry R. Chiswick,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86卷,第5期,1978年10月,第897—921页。

乔治·J·博加斯:《移民经济学》(George J. Borjas,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XXXII卷,1994年12月,第1667—1717页。

谢里·A·克萨齐:《英语能力与西裔及东亚男性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遇》(Sherrie A. Kossoudji,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and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of Hispanic and East Asian Immigrant Men"),《劳动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第6卷,第2期,1988年4月。

阿尔伯托·戴维拉、马里·T·莫拉:《英语熟练性与美国移民企业家的收入》(Alberto Davila, Marie T. Mora,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ial Income in the U.S."),得克萨斯大学泛美分校,2002年8月, <http://www.econ.duke.edu/snpe/pdf-files/DAVMORA.pdf>, 2005年12月21日。

乔治·J·博加斯:《天堂之门: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George J. Borjas, *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4, 56—58页。

奥古斯丁·J·科波索瓦:《移民对美国的影响》(Augustine J. Kposowa,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马里兰州纳姆1998年版,第26页。

瓜分的有固定尺寸的馅饼,相反,它充满生机并不断发展。”

戴维·卡德通过分析迈阿密劳动力市场在1980年古巴移民到来前后的变化状况,认为移民并未对本土工人产生不利影响。他指出,尽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迈阿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剧增7%,但迈阿密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并未受到明显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此前迈阿密大量存在的移民吸引了许多雇主和企业的迁入,因而有着接收新移民的准备;二是古巴移民的存在可能阻止了其他潜在移民的到来。随后,在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卡德认为“虽然移民对不同技能群体的劳动力供给有较大影响,但非熟练本土工人并未受到相对供应量的冲击”。

此外,其他一些个案研究也表明,移民对本土工人的影响甚小。例如大双子城联合慈善总会(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一份题为《移民与经济》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地区的考察,对移民“抢夺本土工人职业的说法予以驳斥,认为该观点建立在“经济只支持固定数量职业”的基础之上,忽视了经济本身的活力与发展潜能。

但是,以博加斯为代表的学者却持不同观点。在其最近研究成果《劳动力需求曲线在下降》中,博加斯以1960—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对18—64岁之间的男性工人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移民对与其相竞争的本土工人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产生不利影响。当移民导致某一类型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数量增加10%,该群体中男性工人的周薪将减少3%—4%,而工作时间也会减少2%—3%。

在以移民归化局和当前人口调查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基础上,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研究分析了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该研究认为,移民对不同技能程度的美国工人的工资有不同影响:移民对专业技术工人的工资并无消极影响,但却会造成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下降。不仅如此,移民自身的不同状况也对本土工人工资有不同影响。作者将移民分为新到移民和在美国已居住多年的移民,认为新到移民对美国工人的工资有积极影响,是“唯一不对土生蓝领工人工资产生负面影响的群体”,“不会替换本土工人”;而那些居住多年的移民,他们逐渐掌握了英语及其他立足美国的生存技能,增强了同本土工人竞争的能力。也就是说,随着移民同化程度的增强,其对本土工人工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其他一些学者指出,移民的最大受害者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族裔,特别是先前到达的老移

---

雷蒙德·J.基廷:《移民的国家,移民的经济》(Raymond J. Keating,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 Economy of Immigrants”), 2001年9月, <http://www.sbsc.org/media/pdf/SBSCpolicyseries4immigrant.pdf?Fommode=&D=0>, 2005年12月21日。

戴维·卡德:《马里埃尔船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David Card, “The Impact of the Mariel Boatlift on the Miami Labor Market”), 《产业与劳动力关系评论》(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第43卷,第2期,1990年1月。

戴维·卡德:《新移民的确如此糟糕吗?》(David Card, “Is the New Immigration Really So Bad?”), 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第11547号研究报告,2005年8月, <http://www.nber.org/papers/w11547>, 2007年2月24日。

大双子城联合慈善总会:《移民与经济》(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 “Immigrants and the Economy”), 2002年6月, <http://www.unitedwaytwincities.org/news/download/Immigration%20Economics.pdf>, 2005年12月26日。

乔治·J.博加斯:《劳动力需求曲线在下降:对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再考察》(George J. Borjas,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2002年11月, <http://cep.lse.ac.uk/seminarpapers/21-01-03-BOR.pdf>, 2005年12月26日。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移民影响工资吗?》(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Does Immigration Affect Wages?”), 2003年8月, <http://cep.lse.ac.uk/Seminarpapers/21-01-03-BoR.pdf>, 2005年12月26日。

民。新、老移民之间是直接的替换关系,因此,移民影响着先来的移民而非本土工人。另外像格罗斯曼认为,移民数量增加10%,会导致移民工资整体下降2%。

然而,又有学者指出,虽然存在移民对某些少数族裔或老移民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移民造成的必然结果。如奥古斯丁·J.科波索瓦指出,“移民是否替换少数族裔,取决于美国总体经济健康状况。在经济繁荣时期,替换很少发生或几乎没有;在经济萧条时期,替换似乎非常严重。”

(三)移民与财政和社会福利 战后以来,在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移民消耗福利的现象也较为明显,导致地方财政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关于移民的财政贡献与福利消费的问题,成为研究当前移民经济影响的一个热点。在90年代初,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为雷(Rea)和帕克(Park)以及唐纳德·赫德尔(Donald Huddle)的研究,他们都强调移民有负面的财政影响。雷和帕克认为,各类移民及其子女每年消耗洛杉矶县9.47亿美元的福利,但仅贡献1.39亿的财政税收。同样,对圣迭戈县的研究也表明移民是地方财政的一大负担。赫德尔发现,在各级政府层面上,移民造成的财政损失共达425亿。但是,城市研究院的菲克斯(Fix)和帕塞尔(Passel)对这种结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尤其是赫德尔高估了移民消费的福利而低估了移民创造的经济收益。根据他们的研究,移民所贡献的财政收入达500亿,超过了赫德尔估计的净损失425亿。

全国研究会也分别以1989—1990财政年度的新泽西州和1994—1995财政年度的加州为例,对移民的财政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其研究发现,在地方和州的层面,移民享受的福利远超过其缴纳的财政税收额。例如,在新泽西州,移民家庭平均消耗州和地方提供的公共福利,比缴纳的税收高出1484美元,在加州则为3463美元。相应地,新泽西的土生家庭因移民而遭受的财政损失平均为232美元,而在加州为1178美元。但是,从联邦层面来看,两州的移民家庭缴纳的税收都超过其享受的福利,平均贡献的净财政收益分别为520美元和127美元,而各州的土生家庭则会增加3美元和4美元的收益。总体看来,联邦层面的积极影响却难以抵消其在州和地方层面的负面影响,新泽西与加州的土生家庭平均遭受了229美元和1174美元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也明确指出,尽管当前移民造成的财政负担超过了其财政贡献,但它仅是对单一财政年度内移民的税收贡献和福利支出的分析,因此只能是一个静态的简单描述,无法全面透析移民及其后代所真正产生的财政影响。如果当今移民的后代能有着过去移民类似的发展经历,那么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将会对美国的财政做出积极贡献。然而,由于这一预测涉及的时间较长,因此其态度也非常谨慎:“如果认为这一持续至23世纪的估算是非常可靠的话,那将是非常荒谬的。”

博加斯也对移民享受福利的情况及原因作了详细研究。在《移民与福利:1970—1990》中,博加

克里斯托弗·卡内塔:《移民及其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Kristopher Kaneta, "Im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U. S. Labor Markets"), <http://titan.ivu.edu/~econ/ppe/1999/kris.pdf>, 2005年12月21日;詹姆斯·P.史密斯等编:《新美国人:移民的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第6页。

琼·鲍德温·格罗斯曼:《本土人与移民在生产中的替换》(Jean Baldwin Grossman,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Natives and Immigrants in Production"), 《经济与统计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64卷,第4期,1982年11月。

奥古斯丁·J.科波索瓦:《移民对美国的影响》,第99页。

J.赛缪尔、P.L.马丁、J.E.泰勒:《三份关于移民工人在北美的就业与影响的研究》(J. Samuel, P. L. Martin, J. E. Taylor, "The Jobs and Effec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Northern America - Three Essays"), <http://www.ib.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migrant/download/imp10.pdf>, 2006年1月21日。

詹姆斯·P.史密斯等编:《新美国人:移民的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第254—294、342页。

斯指出,移民享受福利的比例不断增长,而且消耗的现金福利增长速度更快。在1990年,移民家庭仅占全国的8.4%,但却占接受公共救济家庭的10.1%,占有所有现金资助额的13.1%。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新来移民参与福利的比例较高;二是移民存在一种“福利同化”的倾向,即随着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的增加,其享受福利的比例继续增长而并非下降。其中难民群体的福利依赖最为严重,西裔移民特别是墨西哥人也同样如此。除此两类移民之外,来自亚洲、加拿大等地区的移民享受福利的比例也不断增长。然而作者又强调,虽然移民存在着较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但还远未达到危害美国财政的地步。

(四)移民对美国黑人的经济影响 移民究竟对土生黑人的经济状况产生何等影响?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在美国历史不同时期入境的移民群体,从早期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到最近的墨西哥人及亚洲人等,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同土生黑人经常产生不可避免的竞争,进而导致种族摩擦与冲突的事例屡有发生。因此,一些学者将土生黑人视作移民的受害者。比如布里格斯认为,移民在城市的集中造成黑人状况的恶化,“移民大规模地进入这些中心城市,增加了对可获得的职业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黑人男性对在常规经济状况下寻求职业已感到绝望”。

《帮助或是妨碍?》是90年代末期一部专门探讨移民对黑人经济影响的论文集。该著不仅考察了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对黑人的经济影响,也考察了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移民如何影响黑人的经济状况。它指出,尽管当前多数研究表明,最近入境的移民对美国黑人各方面的负面影响较小,似乎不能构成严重危害黑人的证据。但是,将各方面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移民对黑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不容忽视。作为《帮助或是妨碍?》的姐妹篇,《移民与机遇》也持同样观点。它指出,在六七十年代,黑人的经济状况曾有某些显著改善,但随着八九十年代大量移民的到来,黑人的经济进步停滞下来,特别是那些高中教育程度或以下者,其经济状况更是有所恶化。

然而,也有研究不赞成上述看法。《新美国人》指出,由于当前美国黑人与移民的空间分布存在巨大差异,黑人的工资收入及就业并未受到移民的严重影响。例如,在25—64岁的美国黑人中,其30%生活于移民数量仅为2%的地区,63%的黑人生活于移民最为集中的加州、纽约等6州之外。因此,尽管某些黑人可能会因移民而失去了工作,但总体而言,居住分离的格局导致大多数黑人受移民的影响甚小。

此外,一些研究还对移民与黑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以个案分析。在《美墨关系: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依赖》中,通过对迈阿密、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区的研究,作者发现,由于黑人同墨西哥等西裔移民存在着就业领域和职业类别方面的差别,二者并不存在着明显的职业竞争。在西裔集中的地区,黑人获得高收入职业的机会并未削减。“西裔与土生黑人之间不存在负面关系,移民的存在或许促进黑人的就业机会”。当然,这并不表明二者之间完全不存在竞争。在劳动力市场职业阶梯

乔治·J.博加斯:《移民与福利:1970—1990》(George J. Borjas, "Immigration and Welfare: 1970 - 1990"), NBER第4872号研究报告,1994年9月, <http://www.nber.org/papers/w4872>, 2006年12月8日。

小弗农·M.布里格斯、史蒂芬·莫尔:《依旧门户洞开?——美国的移民政策与经济》,第51页。

丹尼尔·S.哈默梅什、弗兰克·D.比恩编:《帮助或是妨碍——移民对黑人的经济影响》(Daniel S. Hanemesh and Frank D. Bean, ed., *Help or Hindrance?: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Immigration for African Americans*), 纽约1998年版,第12页。

弗兰克·D.比恩、史蒂芬妮·贝尔-罗斯:《移民与机遇:美国的种族、族裔和就业》,第14页。

詹姆斯·P.史密斯等编:《新美国人:移民的经济、人口及财政影响》,第224页。



底层的某些部门,如清洁工岗位就存在着大量非工会成员的黑人被西裔移民取代的现象。

### 三、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对于移民的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解释,美国学者已做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总的看来,他们多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种种理论,以支持各自不同的观点。相关理论主要有生产理论(Production Theory)、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新古典贸易理论(Neoclassical Trade Theory)、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等等。

(一)生产理论 生产理论是评价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一种最常见的方法。该理论指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外来移民与本土工人之间是互补或替换的关系。如果二者是互补的话,移民会促进边际生产力的增长,本土工人因而能够获得较高工资、新的就业岗位或更好的职业晋升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如果二者是替换的关系,那么移民会导致边际生产力下降,进而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本土工人工资下降或失业。多数学术成果根据此理论认为,由于战后新移民整体素质、技能较为落后,因而与美国的资本及土地拥有者、技术工人是互补关系,而美国的低技能工人以及那些先前到达的移民,则会成为移民的被替换者。此外,移民较低的劳动力费用会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美国的消费者也因此获益。

本质而言,生产理论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等人类生态学家的部分理论精髓相契合。即在同一生存空间中,不同群体因分配资源,诸如职业、住房乃至婚姻配偶而相互竞争,竞争代表着“共栖”;当他们分别占有独立的社会、空间结构或职位时,不同群体间又存在着互惠的“共生”关系。在此情况下,各群体间的竞争较小,劳动力分工的专门化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据此理论,非法移民通常被认为与本土工人具有互补性,因为他们从事着本土工人不喜欢的职业,不会形成资源竞争。

无疑,生产理论从“互补”与“替换”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阐述移民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为理解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但是,该理论的不足在于,它将移民与本土工人的关系简单化,二者间被理解为一种“替换”关系的观点,忽视了移民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此外,因“替换”而引发移民与本土工人之间的竞争后果被过分“妖魔化”,只看到竞争造成的暂时性不利影响,却忽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特有的、可以创造经济活力与生机的一面。同样,这种对于竞争机制的片面理解在下列诸理论中均有体现。

(二)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以舒尔茨(Shultz)和贝克(Becker)为代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的知识、技能以及经验的组合,个人收入是人力资本的货币收益的直接体现。该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个人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收入或其他报酬的解释,其暗含的观点在于,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雇主通常只依据个人的人力资本来雇用工人,而忽视其种族、性别或国家来源。据此理论,当移民拥有雇主需要的

乔治·A. 巴斯塔曼特、克拉克·W. 雷诺兹、劳尔·A. 伊诺霍萨·奥杰达编:《美墨关系: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依赖》(Jorge A. Bustamante, Clark W. Reynolds and Raúl A. Hinojosa Ojeda, ed., *U. S. - Mexico Relations: Labor Market Interdependence*),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67页。

玛利亚·A. 帕迪利亚:《墨西哥移民劳动力对美国的影响》,第 34—35页。

弗兰克·D. 比恩、史蒂芬妮·贝尔-罗斯:《移民与机遇:美国的种族、族裔和就业》,第 35—36页。

技能时,雇主更可能雇用移民而非本土工人。这样一来,移民不仅会降低土生美国人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失业。所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较高水平的移民,就意味着土生美国人有较高的失业率。

人力资本理论在解释移民的经济影响方面,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它的根本缺陷也在于,忽视了劳动力的“移民身份”对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教育、技能水平同等的情况下,因种族、语言、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移民入境后通常存在职业降级的现象,因此很难与有对等技能水平的本土工人形成直接竞争。

(三)新古典贸易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及其弟子俄林(Ohlin)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察移民的经济影响,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即新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假设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有着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每个国家都会出口本国有相对要素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存在要素劣势的产品。但在存在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即移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商品贸易。也就是说,如果两国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就不存在移民的动机,而移民正是贸易障碍导致国际间工资差异的一个必然反应,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会部分取代商品贸易。移民的到来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国家的工资,同时促进劳动力富足的国家的工资增长。只要存在贸易障碍,移民现象将会持续发生。当跨境双方国家的工资差距等同于移民费用时,跨境移民才会停止。该理论认为,移民的到来相应增加了移民接收国的劳动力供应量,必然降低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或导致工人失业。按照这种解释,移民的大量入境通常对美国工人的工资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显然,此理论陷入了一种基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模式,认为移民的到来只会参与瓜分“一个固定尺寸的馅饼”,从而使本土工人的利益受损,忽视了移民作为生产创造者和消费者所具有的经济潜力。

(四)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通常也被称之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此理论认为,美国发达的产业经济通常产生资本密集与劳动力密集的两大大职业类别,分别分布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部门(primary sector)与次要部门(secondary sector)。本土工人就业于主要部门,它能够提供较高工资、向上流动的机会、职业保险以及其他许多福利;移民及其他少数族裔就业于次要部门,其职业通常收入低下、状况不稳定或季节性强,同时几乎不能提供福利保障或向上流动的机会,美国公民通常对这些职业不屑一顾。此外,两类不同市场部门之间是相互隔离的,移民和本土工人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本土工人的工资及就业不受移民的冲击和影响,较高水平的移民,对于美国整体而言却是较为积极的。不难看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习俗或制度性的限制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不管工人的教育和其他技能如何,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长期的,它反映了公司和企业等劳动力需求方的要求,同时也是由一些特殊的生产状况以及习惯性的工作制度和实践,如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等所决定的。尽管如此,由于部分土生少数族裔、妇女、年长者等弱势群体也倾向集中于次要劳动力市场,那么,移民与这些本土人的竞争也在所难免。另外,两类市场之间的完全独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奥古斯丁·J.科波索瓦:《移民对美国的影响》,第9—12页。

J.赛缪尔、P.L.马丁、J.E.泰勒:《三份关于移民工人在北美的就业与影响的研究》。

乔治·A.巴斯塔曼特、克拉克·W.雷诺兹、劳尔·A.伊诺霍萨·奥杰达编:《美墨关系: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依赖》,第273页。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学者普遍运用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area approach)与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national approach)。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即以某一州、大都市区或更小的行政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劳动力市场,通过研究此劳动力市场内移民数量变化与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就业等状况的变动趋势之间的联系,来确定移民对劳动力市场到底产生何等影响。这类研究以戴维·卡德的关于古巴移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为代表。尽管该类研究模式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然而结果基本大同小异,认为移民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消极影响微不足道。

但是,由于移民来到美国后,对定居地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他们本着“收入最大化”的考虑,通常自主流向那些经济繁荣、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的地区;与此同时,移民的存在既可能阻止其他流动人口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可能导致当地部分人口外流,将移民的潜在影响分散到全国各地,从而减轻了该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竞争的压力;此外,一些企业和投资方也会利用该地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企业迁入此地或进行直接投资,同样也能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区域模式的研究结果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于是,一些学者转而采用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

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则将美国看作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市场,此种研究方法以博加斯为主要代表。在其2005年的一份研究成果中,博加斯指出,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大小密切相关,如果考察的劳动力市场范围越大,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个单独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内,移民的增加相应导致了那些与移民具有同等技能的本土工人外迁,对该地区来说,具有此技能水平的工人总量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因而移民对该地区的影响也相应就小;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供应总量的增加,必将对某些工人的工资和就业造成一定影响。也就是说,当把劳动力市场的范围从某一城市延伸至整个美国后,移民的负面影响才会较为明显。

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的不足,它使用全国的数据来观察不同教育程度、工作经历、职业的本土工人工资、就业的变化与那些和他们具有对等特征的移民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较合理的层面对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影响进行分析。不过,此模式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它无法解释移民到来后引起本土人口的“二次调整”现象。例如,移民导致职业竞争加剧或失业的威胁,可能会促使部分本土工人通过寻求继续教育的途径,以提高自身的知识技能,为未来的职业流动奠定基础;也可能促使某些潜在辍学者放弃辍学的打算并继续留在学校深造,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美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其二,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任一国家的国内市场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同资本、商品、生产技术等要素一样,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同样是一个普遍现象。此外,如前所述,它也强调移民作为本土工人的竞争者的一面,而忽视了移民本身具有的经济创造力的一面。因此,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

综上所述,战后迅速涌现的新移民潮及其在民族来源、教育、技能等方面的巨变,相应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全面关注。美国学者从各个研究角度,对移民的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影响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而且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也有过大量的总结和探讨。因此总体看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

戴维·卡德:《马里埃尔船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乔治·J.博加斯:《本土人的国内流动与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影响》(George J. Borjas, "Native Internal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of Immigration"), NBER第11610号研究报告,2005年9月, <http://www.nber.org/papers/w11610>, 2006年12月23日。

硕的成果。

然而,探讨当代移民对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现实中,影响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复杂多样,移民仅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关键因素。同时,我们也无法预设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美国及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会是怎样的另外一番景象。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对于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究竟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在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状况。当美国经济健康运行时,移民通常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美国经济处于衰退、萧条时期,移民的负面影响也相应较为明显。但是,无论是在经济的健康运行期还是停滞期,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及其劳动力市场,很难予以确切考察。

纵观美国近几十年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参与者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而经济学家是当前研究的生力军。他们通常依据不同的假设条件,借助于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推理运算,然后得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化结论。这些结论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绝对不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毕竟不同于简单的逻辑运算。目前,美国史学界对该论题还未显露出明显兴趣,参与程度比较有限。因此,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对美国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进行历史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跳出经济学的桎梏,从学科交叉的层面,对该论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有助于得出一个相对公允、合理的评判;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更多的历史学者参与此论题,对于拓深美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不无意义。

[本文作者欧阳贞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高国荣)